

“言惜姐姐，送到这里就可以了。”紫陰花微微鞠下躬来，随后转过身缓缓走去，消失在了远处的拐角处而被黑暗所吞没。言惜双手相握放在身后，目送过紫陰花回到家里，直至三楼的那个房间灯光亮起，她才终于安下心来转身离去，走向被零碎的几道昏暗灯光照耀着的街道上。

距离扑克街的动乱过去已约有八、九个月。曾经叫做“言殊”的不谙世事的女孩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在遥远的小镇里无人关注的图书馆职员“言惜”。当初改名是为了躲避浪海的势力的追杀，但她最近才从各种地方隐隐约约地知道浪海在那一天就已经死了，且浪海的势力也在一个月内完全崩溃，根本没有什么人仍然在继续追杀她。其实这些消息应当至少在半年以前就在社会上传播开来了，但言惜仿佛是刻意地在封闭自己逃避那些消息，不想再去回忆起她曾经在扑克街所拥有的美好时光。或许她只是想要抛下最后支配了她的恐惧而已，却不得不将那些回忆也一同埋葬，以此换得“言惜”的新生。

不管如何，她必须适应新的生活，必须找到方法独自谋生，而最后言惜真的找到了一份很适合她的工作。工资正常而又没人管，她随时可以从这个小小的图书馆里逃跑到外面去，或是干一些兼职，或是用所见的各样新奇事物消磨她的时光。可是小镇内的单调生活令她在一个月内就感到了乏味，这时她才发现躲在图书馆的前台默默地读书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

紫陰花是她来到图书馆的第三个月时出现在她的世界里的。那是一个怪异的黄昏：落日把半片天空都染作血红，而另外半边天空却已经化为星夜，中间处红与黑的交界线显得十分突兀，这座小镇与图书馆正处于那交界线的下方。就在言惜趴在窗上仰望着世界时，她的背后传来一个声音：

“那个，我想借书……”

言惜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被那声音吓了一跳回过头来，看见了台柜后面等待着的那个人。当时还刚刚入春，面前的女孩系着一条厚厚的白色围巾，乌黑的长发绑成一条辫子挂在了自己的一侧，末端被她抱在怀里的书压住。言惜看到了那本书名字叫做《明日的革命》，但并没有想出那会是怎样的一本书。

她低下头来去看那本登记册，随后拿出旁边的笔连同册子一起递给抱着书的女孩。女孩俯下身来，左手依旧抱书，右手持笔在白纸上慢慢地写字。待册子被还回来时言惜检查了一遍，那工整的字迹的主人叫紫陰花。

“有效借阅时间为一周，请及时归还。”言惜说道。

“明天就可以还，已经看得差不多了。”女孩微微鞠躬，“管理员姐姐，我先回家了，明天见。”随即就走向了侧门。言惜站在原地目送着她离开，回头又望了一眼窗外那幅诡异的天空图景，接着又去看摆在桌上的登记册。她盯着紫陰花的名字和那《明日的革命》的标题

看了好一会儿，就轻轻地推开了册子抬起头来环视四周，才发现那个女孩已经是这个小图书馆里的最后一名读者。

这是两名少女的第一次相遇，而第二次相遇也正如预料般地于第二天发生。下午时言惜正随意地翻阅着一本心理学入门书籍，心不在焉地想着曲奇的温度与形状，偶然抬头时恰巧与系着白色围巾的少女对上目光。

“你看完了吗？”言惜把自己手里的书放在了一边。

“那个……能让我再看一会儿吗？”女孩似乎有点紧张，“我来的路上忽然想把这本书的后面那部分再读一下，直到刚刚都还一直在看……”

“你完全不用特意来找我的，毕竟这只是你借书的第一天。”言惜淡定地回答道，“你甚至还有时间翻来覆去把整本书再多读几遍，只要七天以内还回来就可以了……偶尔超时也能允许。”

“不会超时的，今天就还！”女孩认真地说着。

那女孩接着就抱着书跑到了一边，而言惜也就只好继续钻研她自己的心理学。半个小时后她又看的不耐烦了，瞥了一眼似乎真的把那本书从头开始重看了的女孩，自己放下书悄悄地从侧门正大光明地偷溜了出去。

她在外边先是漫无目的地游走了一个小时，途中经过市场间、剧院外，后来想着天色已暗，就随意地在路边的一家饭店解决了晚餐。回图书馆的路上她顺带着买了点曲奇，虽然图书馆内规则上禁止饮食但实际上她自己也不在乎。

她推开侧门，那个女孩还坐在那里。

“吃过了吗？”言惜走了过去，随意地问道。

“怎么……已经这个时间点了？”女孩似乎有点迷糊，“才看了一半啊，看来又还不上。我想，我得先回家……”

“来吃点曲奇不？”言惜把装着曲奇的袋子放在了桌子上，坐在了女孩的对面。

“嗯，那谢谢管理员姐姐了。”

而这是两名少女结下友谊的开始。即使下次相见已经是再下一个周六，也正好是约定归还的第七天，两名少女相遇时都产生了发自内心的喜悦。一开始她们一周可以见两次——正是紫陰花来图书馆拜访的周末两天，后面这个频率逐渐升高，因为言惜偶尔会去接她放学并送她回家。

言惜这时才发现，那名少女原来与她同龄：相遇时是十七岁，到了现在则是十八岁。不过或许是因为她自己早就不上学了并已经开始工作，紫陰花自始至终都称她“姐姐”并且真的将她当作“姐姐”看待。但紫陰花告诉她曾经她真的有过一个姐姐，虽然如今她已逝去。也正是因为姐姐紫陽雨的最后叮嘱，孤身一人的女孩紫陰花选择了想办法继续上学而不是同

言惜那样进入社会。

不只是年龄，两名少女逐渐发现她们的人生竟然也如此相似。同言惜一样，紫陰花和紫陽雨姐妹以前也生活在 H 市，并且恰巧也在扑克街那一带。扑克街的动乱发生时，紫陽雨不知为何参与了其中并不幸身亡，紫陰花则逃到了这个小镇。于是两名在同一个事件同样中失去了重要的人的少女颠沛流离最终相识，这想必是命运的安排。那残忍无情的命运现在竟以如此温和的态度再次降临到她们身上，或许这就是人生的再一个转折点吧。

关于自己的事情，言惜对紫陰花讲述的并不多。她介绍了自己的兄长，但对于魔术师和那天晚上所发生过的事，包括紫维、浪海等人，她选择了保留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一是那晚具体发生了些什么，她自己也不大清楚；二是她不想因此再次伤害在那一夜之后失去了姐姐的紫陰花。但最大的阻碍其实是她自己也不愿意认真面对那一天，不愿相信自己已经孤身一人，像是那个男人还在家里等待着她回来似的。她感觉自己或许还是个孩子，可能紫陰花才是个真正的“姐姐”。

紫陰花在言惜看来大概就是那种典型的好学生，至少和她自己相比就是两个极端。假如，如果当时没有那件事情发生，一切都只是一如既往地正常发展下去的话，紫陰花在未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吧，像是时幻那样；而她自己估计会继续当个废人，也不知道要让时幻劝说她多久她才会老老实实努力生活。虽然她现在已经在这样做了，但这却是时幻用生命的代价劝说的，而她显然不希望这样。

紫陰花确实是一名学生，但由于孤身一人因此也需要想办法自立生活。除了依靠从姐姐那里继承来的遗产外，她还兼职演员的工作。

言惜并不知道自己第一次遇见紫陰花的时机实则要比那个周末的邂逅来的更早一些。当时她还处于在图书馆待两个小时不到就会直接撤离的阶段，路过剧院时因为好奇就瞥了一眼，最终发现是公益演出而不收费就走了进去。中途入场的她并不清楚剧情发展如何，如今也已忘记故事的高潮部分或是结局，但心中总是留有一份朦胧的印象：一位生着残翼的天使唱着悲伤的歌，寂寞地走在灰色的城市中。要是现在让她仔细回想，也只能说那样的歌声与紫陰花的声音十分相似，但她无法完全笃定。

而言惜真正得知紫陰花的演员身份大概在她们相识的两个月后。周六的晚上，言惜锁上图书馆的门——那天一般开放时间会偏长一些——而牵着紫陰花的手走下台阶，不由自主地抬头望向白洁的月亮。

她们刚走出几步路的距离，紫陰花就开口了，而明明之前一直保持着沉默无声：“言惜姐姐，我可以请你明天再来见我吗？”

“是要做什么呢？”言惜问道。

“我们去剧院看演出吧。”紫陰花拿出了一张皱巴巴的票，随即她涨红了脸地努力将其

摊平后再交给了言惜，“剧院在那边大概两公里左右的位置吧，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过。这场演出应该会蛮好看的！”

这简直像是约会的邀请。言惜自然是答应下来并满怀期待着第二天的到来，当天晚上还把那张票放在了枕头下默默祈愿——虽然她也不知道自己在向什么祈愿什么。随后的第二天上午在图书馆里重新摆放书籍时，她还因为心不在焉从椅子上摔下来过四次，一次比一次疼，但紫陰花始终是没有出现在图书馆里，她猜想到时候应该还是得直接在剧院门口集合。

于是她在下午的开演时间前半个小时就到了剧院门口，坐在路边的长椅上默默等待。刚坐下两分钟她就按捺不住无聊，但她还是选择强迫自己坐在那里，同时又拿出了她最近一直在看的心理学书籍。她每隔三分钟抬一次头，但总是不见紫陰花的踪影。距离开场还剩下五分钟，几近绝望的言惜决定自己先入场。走进去时，她忽然看到那边展板上剧目的名字：明日的革命。

她看向手里的票：时间是对得上的，但居然没有写名字。

“真是奇怪。”她嘟囔着，并隐隐约约地察觉到了什么。

入场后，言惜发现紫陰花给她找了一个不错的前排位置。已经到场来看演出的观众不少，言惜抱着书挤过那一排排座椅到位置上坐下，本希望能在旁边见到紫陰花但只发现两边紧邻着的不过都是陌生人。她茫然地望向那遮挡住巨大舞台的幕布，等待着故事的开始。

《明日的革命》，好像是当初她认识紫陰花时对方在看的书吧……她后来也没有把那本书拿来看过。这应该就是她被邀请来看这场演出的契机了，只是紫陰花没有到场。

突然间灯光熄灭，面前的幕布缓缓拉开。言惜还在想着自己的事，而忽然被舞台所吸引：场景似乎铺设成一片小小的村落，里面的人们正低着头自顾自地干着些什么，呈现出一片死寂和荒凉。观众席上的声音也在这悲凉的开幕场景的渲染下逐渐消散，言惜也不由得感到了心中一紧。

在舞台的右侧，缓缓走入一个白衣的身影，那鲜亮的白色在这片死气沉沉中显得尤为突出——但言惜还察觉到了更多的情况。她揉了揉眼睛，再仔细去看——那是紫陰花。紫陰花正身着一套天使的服装，站在那舞台上，站在这个世界的中心。

原来是被叫来看她的演出了啊，言惜这么想。

台上的天使似乎心神不宁，有什么话想说但又重新埋在心底，围绕着小小的村落踱步了半圈，期间没有一人抬头望向她那纯洁的白色身形。最终她走到一片开阔的平地，身后那双羽翼轻轻地摇动着，天使的双手垂在胸前，眼神从迷茫变为坚定，看向远方——正与言惜对上视线，不由得让她想起了紫陰花来还书时最初也与她对视过一次——天使这时说道：

“低迷的，忘记了爱为何物的人们，请抬起头来，天使在此处为你们降临。如果你们愿意睁开双眼，看向外面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的话——那就克服恐惧去寻找爱，跟随着我奔向

明日的革命。”

天使一边说着，她身后的图景也在一边变换着。士兵互相残杀，人民苦不堪言，无人站出反抗——言惜能够看出那是一个悲惨的，沉睡着的世界。

那名天使后来带领着一批追随者离开了村落，并前往了世界上的更多地方，试图唤醒更多的人们。村镇、城市、废弃街道，都曾接受过她的圣洁的照耀；质疑、谋反、刺杀，她也都在这路途中遇上过，但最终总是能化险为夷。言惜望着舞台上的天使，感觉那个身影有点难以与紫陰花的形象相重叠，但也有许多类似的地方。天使的歌声凄凉、痛楚，但未曾停止过；紫陰花的身世不幸、残酷，但她还是那样坚强。

随着天使的呼唤与号召，追随者越来越多，受其影响的层面也越来越广。世界上，正在进行战争的各方势力，也逐渐感受到了天使的存在带给他们的压力。他们派出间谍尝试去接触天使，并设计阴险的计谋将其抓走控制住。

天使被绑在十字架上，那双羽翼无法再振动飞翔；圣洁的白衣破破烂烂充满污垢，但那眼神依然坚定。十字架被点燃，天使欲火焚身，但那个女孩什么也没有说。

天使已死，但天使仿佛依旧存活。她的追随者们并未因天使之死就一哄而散，而是奋发图强向着明日而去，最终夺得了革命的胜利。天使死后的这一段好结局的剧情言惜并没有认真去看，她满脑子想着紫陰花，直到会场的灯重新亮起，演出结束时她才又回过神来。言惜向着剧院外走去，在门口那张长椅上看到了紫陰花，对方似乎在这儿已经坐了好一会儿。

“我以为你还穿着那套衣服。”言惜坐在了紫陰花的旁边。

“剧服不能乱穿，而且那也是我们剧团的而不是我的……”紫陰花说着，“但是那好看吗？不不不，我指的不是我那衣服好不好看，而是这出剧目……”

“无论哪个都很好呀。虽然说剧我有点没看懂。”

“其实，我们写剧本的时候对那本书原著改动很大……原著也叫《明日的革命》，图书馆里就有，我当时就向你借过来着。这场演出的用意……”言惜在一瞬间内看到，那女孩的眼神失去光亮而又恢复回来，“你看当今这个混乱的世界……或许也不需要我多说，外边的战争也有十几年了，你我都因为那一件事情弄得孤身一人，这个世界实在太残酷不安宁。所以天使才想要呼吁人们克服恐惧去寻找爱……”

“你说，假如存在一种办法，能够强制地唤醒所有人的爱呢？”

“在我看来那大概也是虚假的吧。只有那些仍然愿意相信世界上还存在爱的人，他们的心意才是真正的爱。你所说的那种情况下，爱已经不再是爱了。不过，那会是怎样的一种方法，能够做到这件事呢？”

“我只是假设，假设。”并且这也确实已经无法实现——当初的时幻根本没有能力调动魔术师的力量，后来可能有这个能力的紫维又自杀了，言惜也不知道那些“线”如今在谁手

里。

她看向自己手中代表着“恐惧”的虚幻的线，轻轻地叹了口气。她自己也没有太多能力去操纵这根线，和时幻一样要改变他人的情感甚至都必须建立在身体接触的基础上，若想要远距离使用的前提条件也是与对象关系紧密，至少她没办法通过这种作弊的“魔术”手段成为那名天使，为这个世界带来“爱”。

抬起头来，言惜集中她的注意力去窥视紫陰花心中的恐惧——虽然这一能力在视野范围内即可使用，但她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干过了——

“言惜姐姐，你怎么了？”紫陰花在微笑。

与那微笑相反的是，那个女孩的心中有着数不尽的恐惧。害怕孤独、害怕未来、害怕自己……言惜还在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这个面对过那么多磨难如今还能保持乐观心态的女孩，怎么可能会有这般超乎她想象的恐惧？

“我在——嗯——接下来你要回家吗？还是去图书馆？”言惜强行地转移了话题，努力挤出了一个笑容。

“实际上我要回剧团开检讨会，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吧。这次能作为主角出演真的很开心，我晚上再来图书馆找你！”

紫陰花说着就离开长椅向着远处正在向她招手的人跑去了。言惜同样起身目送，望着朝着远方奔去的女孩，眼前再一次浮现了那个天使的身影与那双羽翼，她的手垂在了胸前，心中有种怅然若失之感。

随后的几个月内，言惜仍然在图书馆里工作和看书。图书馆的常客不多，言惜这半年待下来大都认识了一遍，但只与紫陰花建立了比较深的联系。此时，紫陰花对于言惜的重要程度已经大抵和当初的时幻一样，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了。而同样的事情对于紫陰花来讲也是如此。不过她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和原本的言殊与时幻，或是紫陰花与紫陽雨又不大一样：原样的更多的是单方面的承担监护人的责任，现在则是两人相互扶持在一切悲伤与困顿过后重拾希望坚持着活下去。言惜看着坐在某张桌边趴着睡觉的紫陰花与她身边向下摊开的那本书，又轻步走到窗边望向天空，对着燃烧了整个世界的落日发呆。

但让言惜愈发感到奇怪的是，明明生活在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紫陰花的状态却显得有些止步不前。这种感觉更多地来自一种直觉，不过自然也有那一天观测过她内心的恐惧的原因在。她明明在笑着，有些方面却开始显得迟钝和心神恍惚了。

“学业压力重吗？”有一次言惜问她。

“问题，不大。”紫陰花迟疑着说道，像是略微思考了一会儿才得出的答案，“可是……也没有问题。”

这是确实存在某些问题的，即便是言惜也能感觉出来；但既然紫陰花并没有说，那么她也不好开口继续追问下去。有时言惜在想会不会紫陰花缺的正是自己去推她的那一把，才能把问题摆到台面上让她们共同解决，不过言惜她自己却是没有跨过心里这道坎的勇气。她比紫陰花更加脆弱，或许只需要紫陰花自己就可以想办法化解掉那些阻碍了。所以她能做的的大概只有简单的安慰，于是她说：

“那就好了。”言惜轻轻拍了拍紫陰花的肩，“不过，要是真的遇上了什么困难，记住你还有我可以依靠。”

尽管她知道自己很脆弱，但她还是想要努力成为别人的助力：就像是当初时幻对她那样。

“那个……不要再说这么严肃的话题了嘛。”紫陰花不满地说道，“说些别的……我可以再请你看我的演出吗？”

“为什么不好？我可是一直期盼着呢。”

“还是那个《明日的革命》，你最早看过的。因为只有这一出剧我能当上主角的位置，在其他演出时剧团里都给我安排配角和甚至没多少戏份就下台了的龙套，我都不好意思叫你看其他演出……”

“你身为天使的样子真的很好看。”言惜说道。

“嗯……谢谢。但可惜那是剧团里的剧服而不是我的私人财产，不然我也想偶尔在你面前穿那套衣服的。”

剧目在这周末再演，距离现在尚且还有一段时间。言惜和紫陰花聊着天把她送回了家，于是有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但那不只是一切都将迎来转折的这一天所特有的一幕，而是两人之间不断再演的那一幕——但可能这就是最后一次演出了。

第二天，言惜在图书馆待了一上午后直接回了家——因为整个上午都没有人来图书馆，她心里觉得这破地方迟早有一天会被关停。回到家里后她就继续捣腾她的曲奇，经过这几个月的练习她已经能够做得有模有样了；然后她就会把成果带给紫陰花让她仔细品鉴一下。

把刚烤好的一批曲奇装进密封盒里，言惜随即在五点赶到了紫陰花的学校门口。她混在一群等孩子的家长中，忽然觉得自己已经长成了大人。

从五点十分起就有学生陆陆续续地离开学校。言惜就在路边仔细观察，但终究是没有看到紫陰花的身影。他不由得开始担心，而这样的恐惧感在她的心中越来越为强烈。又过去半个小时，在学校大门处的人群已经变得稀疏，而她还没有看见紫陰花出来。

“不应该的，平时早就出来了的……我也不记得她有跟我说过今天有什么事。曲奇都要凉了。”言惜一遍自言自语着，一边思考着她该干什么。

她突然想起一件事情。于是她闭上双眼，静静聆听自己的心跳，尝试捕捉那种已经很久

未有过的感觉……忽然在黑暗的远处看到了一丝亮光。那条细细的，虚幻的线逐渐化为有形，言惜感觉到了线的另一端就是紫陰花。

魔术师的远距离感应能力，她和时幻以前比较常用，而现在对于紫陰花居然也真的有效。她再仔细看去，发现紫陰花的位置大概正处于教学楼内，而她内心的恐惧似乎已经膨胀到了一个很大的量级，且还在不断增大。

“绝对出事了！”言惜立刻反应过来，她快步冲进大门，幸运的是居然没人阻拦她。大概是她看起来还比较像是个学生的缘故：“她会在哪里……先进教学楼再说。”

言惜知道紫陰花在哪个班，但由于这里没有任何的指示她还是只能一层层地寻找。接着她才反应过来可以找学生直接问。那几个被她抓住的学生似乎被吓坏了，结结巴巴地告诉说那个班级在六楼，于是言惜飞奔了上去。

心里的感应越来越强烈，言惜不顾自己已经几近缺氧的身体继续拼命地跑着。她忽然看到眼前的班牌，停下了脚步，把目光转向教室，但发现窗帘从里面被紧拉在了一起。言惜轻轻靠在门上，又往门板上的小窗户里看去，下一瞬间浑身的血液就沸腾了起来，直接撞开门冲向眼前的那群人，与他们中间的紫陰花。

“喂！那个人……”有个男生扭头看见冲来的言惜，还没来得及说几个字就直接被撞了开来。那撞的力道其实并不算大，男生仅仅是后退了几步，但他似乎非常痛苦地蹲在了地上。

言惜现在看清楚了她所在的处境。除开刚刚被撞开的男生外，还有三个男生和一个女生看向了她。在他们中间的那张椅子上绑着紫陰花，嘴里被塞着布团。

“干脆把她也绑了。”那个女生说。

四个人都向她冲来。言惜不仅没有逃跑，反而主动上去保持着防御的姿势撞向他们。一会儿之后，那四个人都面色痛苦地倒在了地上，而言惜也气喘吁吁地靠在了一张桌边，但她缓过来就马上走向了紫陰花。身上被揍了好几拳十分难受，她提起生疼的右臂拿出紫陰花嘴里的布团，随即开始为她松绑。

“他们怎么就……”紫陰花似乎十分震惊。

“先别管这么多了。这些人……也暂时别管了。我们回家吧。”言惜花了好一会儿才解开了那些绳子。

魔术师建立在身体接触的基础上，能够使用的改变情感的能力在这种局面下救了言惜一命——她直接让那几个人心中的恐惧不受控制地爆发了出来。

似乎在言惜赶到之前紫陰花已经被他们虐待了一段时间。两人保持着沉默，在渐行沉闷的气氛中互相搀扶着走出了那间教室。紫陰花几近脱力，言惜便尝试着把她背了起来走下楼梯，手中还提着装着密封盒的袋子。

两人的速度非常缓慢，时间好似定格。言惜在不经意间抬头望了一眼，看到的是如血般



的夕阳；眼角掠过的是一片长条状的云，却在它应沿着的轨迹上忽然断去，言惜觉得这个场景有点熟悉——

她回头望去，背上的紫陰花正处于另外半边天空的黑夜之中。这个世界仿佛已经为那位天使准备好了接下来的舞台。

先前言惜一直都是在外面看着这个三楼的房间，她没想到第一次走进来会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开灯，言惜把门轻轻关上，回头看向坐在床边低着头的紫陰花，走到她的身边也坐到了床上，然后不自觉地牵住了她的手。

两个女孩都在沉默。最后还是言惜先开口了：“我今天原本带了曲奇。我自己做的。你还是……唉。”

紫陰花没有接话，言惜顺着她低头的方向看去：那似乎正是月光从窗外倾洒而入的地面，映照房间里唯一的光。

深吸了一口气，言惜紧紧握住了紫陰花的手，尽管对方只是任由双臂无力地悬垂在那里：“没事的，紫陰花，没事的。那些东西，现在都过去了。至少现在，这里只有你，还有我，你的姐姐。很多事情，可以让我来帮你解决。我可以来拯救你。不要再逞强了，紫陰花，我还在这里……”

牵住的那只手颤抖了一下。她没有继续说下去，而是在等对方开口。又过了好一会儿，紫陰花才吞吞吐吐地说道：“那些……我已经……忍受很久了。”刚刚说完，眼泪终于在这一刻才敢流下来：“因为……因为……！”

“这样就够了，紫陰花。”言惜温柔地将紫陰花拥入了怀中，她能够感觉到紫陰花的心跳，“放松下来……别再想这么多了。今天的事情我来善后，你就先安静地睡一觉就好了。”

心与心相距很近，言惜甚至不需要可以调动魔术师的能力就能感觉到那个女孩心中各种复杂的情绪正交错在一起。她微微抬起另一只手触及那条只有她才能看到的虚幻之线，将其握在手中，随后便感到了那颗心的跳动逐渐缓了下来。

她再看去，紫陰花已经闭上了双眼，正靠在她的怀里发出均匀的呼吸。她又在阴暗的房间里搂着紫陰花坐了好一会儿，确保紫陰花熟睡过后把她搬上了床，盖上被子，拎着装着密封盒的袋子悄无声息地走了出去。

外边的天已经黑了。言惜望着路灯照耀下自己的影子，脸上的表情逐渐凝固了下来，手放在了胸前感受自己那颗还在剧烈跳动的的心脏。

“我这个人很胆小，脆弱，但是看到她这个模样我不能不管不顾。”她自言自语的语气冰冷如雪，“我一定得做点什么。”

从前那般在各种小事上畏畏缩缩的恐惧心理忽然就消失了踪迹。言惜以紫陰花的监护人的身份向学校反映了校园霸凌的事件，又带着紫陰花去镇上的医院检查。虽然那样的霸凌事件发生大概不止一两次，但从紫陰花的身体状况上来看所幸的是并无大碍，抹些药膏在家里休息几天就好了。言惜又将图书馆的工作暂时请假褪去，整日就负责照料紫陰花的生活起居和到学校里为她的事情奔波。但那些学校的领导之类对于她激动的言辞，只是摇了摇头。

而紫陰花自那一晚后神色也好了一些许，她拿着曲奇，另一手抓住言惜的衣角，在房间里对她悄声细语：

“就这样吧，言惜姐姐。也没必要把事情做的太绝。再者，如此坚持下去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说这话时，紫陰花抬起头来，而言惜能看到她的眼神里丧失了光。

但言惜是不肯罢休的，在经历这件事后她的心中仿佛是忽然生出了什么觉悟，又或者是执念，让她非要为紫陰花讨回那个公道。偶然一瞬她回想起了时幻曾经做过的向浪海复仇的决定，但很快选择撇开了它而抛在脑后。

第三次她尝试向学校投诉但最终无果，从学校里走出的路上，言惜感觉看到了那一天她击倒的那几个霸凌者，四男一女，正从另一边走过，没有看到她的样子；她再细看，那个女生走在最前面，一幅趾高气扬的神情，后面的四个男生就在附和些什么。言惜停住脚步，任由那些人与她擦肩而过，回头望去攥紧了拳头。

而后紫陰花终于康复，不过刚好遇上周末。言惜因为校方始终不肯给她答复，一度想要尝试用她的“暴力”解决问题，但紫陰花再一次拉住了她：

“你还记得明天是《明日的革命》的再演吗？作为女主角我这几天的排练都缺席了，刚刚他们打电话过来要求我现在就立刻去排练，不然演出可能就要被迫终止了。言惜姐姐，你就陪我去吧。”

说实在的，言惜这些日子忙前忙后还真忘了这件事。于是她只好打消了先前的念头，把紫陰花送到了剧院。排练需要一整天，言惜也不能一直等着，想来想去还是先回了图书馆。

和临时抽调来的另一名管理员交班过后，言惜坐回了她平常一直在的那张椅子上。因为内心里好似有什么按耐不住的情绪和隐隐的不安感，她没过一会儿就又站起身来走到柜台外边，在一排排书架之间来回穿梭，而后突然抬起头来看到了正在接近自己的那本书。

“《明日的革命》。”她念出了书名，然后将它取了下来。

“感觉身体怎样？”言惜站在紫陰花的房间门口。

“还好。”紫陰花正在不大的衣柜里翻找着什么。过了好一会儿，她从里边拿出了一条白色的围巾，动作便停在了那里。

“都要到夏天了，拿围巾干什么？”言惜忍不住问。

“言惜姐姐，这个给你。”紫陰花把围巾递给了言惜，后者不知作何是好只好收下，把它紧紧地攥在了手中。

“我说，紫陰花……”言惜刚想开口说些什么，结果被紫陰花打断了：“我收拾好了，我们走吧。”

走在路上，言惜犹豫过后选择再次使用魔术师的能力去观察紫陰花，能够看到的只是一颗平淡的心。或许是她看得太入神了，前边的紫陰花也回头看了看她。

“紫陰花，我觉得你好奇怪。”言惜说道，“不是说什么别的方面，而是感觉你好像变了一个人。和刚刚认识时的你相比，和在演出结束后的你相比，甚至于在我救了你之前那天的你相比，你都好像是变了个人。”

“我……我变了，言惜姐姐，这我承认。但是，你也变了，不是吗？”紫陰花的眼神中竟有一种悲凉，“我觉得……大概如此吧。”

“你把话讲清楚，什么大概如此？”

“言惜姐姐，我忽然觉得，有很多事情大概只是如此了，过于复杂而一时说不出来什么。我现在，脑子里非常混乱，有一位天使的影子在我的脑海里烙印的愈发深刻。”

言惜越来越不能理解紫陰花在说什么了。她只是操纵恐惧的魔术师，不能对紫陰花脑中的种种情感做到全面的观察，因此也没法从这个角度解决问题。她只好说：

“没事，先尽力把今天的演出做好，这是我们当下最为重要的事情。生活总是会变得越来越好的。”

“嗯。言惜姐姐，记得收好手里那条围巾。”

虽然感到比较奇怪但言惜不敢再问。一直把紫陰花送到剧院，言惜寻思着剧目在傍晚才开演，现在还只是下午，就找了个阴凉的地方坐下，从包里拿出那本《明日的革命》来。

实际上她昨天看到这本书后，只是把它取了下来各种端详但未曾真正打开看过，就好像是这么做的话她就会失去什么重要的东西。至于现在她依旧不敢这么干，言惜摇了摇头，用紫陰花的那条白色围巾把书给裹了起来，又放回了包里，而后闭上了双眼，尝试整理与避开自己脑中存在着的许多复杂思绪。她觉得自己脑内的混乱程度肯定不亚于紫陰花。

她只是来看演出的，不用想太多——她又如此安慰自己。

言惜再次进入剧场，又在焦虑与各种无名的情绪之中等待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盼到演出的开始。

灯光熄灭，幕布拉开，天使自舞台右侧走入。这都是言惜之前看过的场景。那天使环绕村落一圈，停步于空地，双手放在胸前，目光前视，但眼神里失去了原有的坚定。

“低迷的，忘记了爱为何物的人们，请抬起头来……”

言惜的注意力忽然涣散了开来，没有再去听紫陰花的台词，而是捕捉到了被盖在人声之下的另一种奇怪的声音。她说不上来那具体是一种怎样的声音，但似乎能够不由自主地联想到……燃烧。

突然感到了一阵心寒，言惜调动魔术师的能力扫视向整个剧院，直觉告诉她可能发生了什么异变——但似乎并没有什么发现。

“我只是多虑了；我只是有点神经质了；像是紫陰花告诉我的那样，我应该冷静下来。”她这么告诉自己，把目光重新投向台上的紫陰花——天使似乎已经去过了更多的地方，唤醒了更多沉睡的人们。那依旧能够令人振奋的种种言语体现了紫陰花作为演员的职业素养，但似乎天使的动作却显得有点迟钝了。言惜有些担心着紫陰花的身体状况，也在心中暗自祈祷着她平安无事。

天使悲伤而又凄凉的歌声在剧院里响起，言惜知道之后的剧情将会是天使因背叛与谋害而被绑上了十字架，那样的歌声是否是她对于自己的未来的预知呢？

“如果说，这个世界……”天使呢喃着什么。

天使被绑在十字架上，那双羽翼无法再振动飞翔；圣洁的白衣破破烂烂充满污垢，而她的眼神中失去了光。十字架被点燃，天使欲火焚身——火？

当言惜回过神来时，那时感觉中隐约听到的燃烧声音变为了眼前的现实——紫陰花身下的那团火，似乎是真火，而并非什么特效演出。与此同时，剧院的四周同时燃起火光，照亮了黑暗中的观众席与人们心中的恐惧，各种人开始四处逃散和大喊大叫；言惜站起身来，身体却不知为何没有进行下一步的动作，只是站在那个位置死盯着台上的天使——天使没有在挣扎，而她身上的绳索却开始自动脱落；白衣与羽翼上燃烧着火焰，却未让衣服被烧焦而是发出更为耀眼的白光；她的羽翼轻轻振动，身体开始向空中漂浮，脱离了十字架——她的眼神也望向言惜。

“紫陰花！”言惜急切地呼唤着天使的名字。

大火四处蔓延，似乎还有爆炸发生。天花板竟然落下，却没有伤害到空中的天使，反而是砸碎了她身下的十字架。天使好像听到了对面的那个女孩的呼唤，眼神中闪过一丝迷惑，随即抬头望向天空，振翅向上飞去。

言惜向着天使离去的方向伸出了手，从她的手上冒出那条虚幻之线连接住了天使的双翼——她看到天使的心中纯洁无瑕，没有一丝恐惧，简直是她见过的最为净洁的灵魂。天使似乎感受到了那条线对她的某种拉力，再次停在了空中，眼神投向言惜，嘴唇微微动着。言惜仿佛听到紫陰花在对她说：

“言惜姐姐，我们的故事还会继续再演。”

她想再说些什么去阻止天使的离开，但天使只是抬头就从冒着火光的剧院里飞了出去，

穿过天花板中的空缺冲向了天空中血红色与黑夜的分界线。那对于言惜而言只是一瞬，她下意识地抬起头来去用线去紧追天使的踪迹，但那条线似乎脱离了它原本的目标，只是无意义地冲入那条分界线，在眨眼之间言惜从天空俯视而下看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似乎有她自己，似乎又能看到时幻；好像能看到紫蔭花，甚至于看到了有点奇怪的那四男一女，他们的手中正每人举着一只火把，朝着彼此哈哈大笑。

言惜收回那些线，意识回到自己的身体之中，于炙热的热量之中抹了抹眼角流出的仅仅几滴眼泪，抓起自己放在座位上的包来，然而从包里滚落出一卷白色围巾和一本书，那书摔在地上刚好翻开，言惜看到那一面上的文字：

“天使已死，但天使仿佛依旧存活……”

2023.12.25——2024.1.22

《故事之后的故事》收编后记：

《再演》是《时间之巅 5.0》的一篇外传。话说回来，《时间之巅 5.0》在计划中共写十二万字，截止至已完成的回转篇共完成了八万字，但是《再演》作为一篇外传就有一万字了，这个字数比例是否显得有点奇怪。我曾经还抱着很大的野心想要给《时间之巅 5.0》的每一个角色都写一篇和《再演》体量相同的外传，除了此岸的紫维被直接吞噬了以外，此岸的五人与彼岸的六人都还是有故事可以展开的，《再演》就是对彼岸的言殊，也即言惜的故事展开。但要说《再演》是言惜的故事，还不如说，《再演》是紫陰花的故事，紫陰花在这个故事中才是真正的主角。

《自我欺骗》的后记里提到了“再演”这个名字的来源：RINGO 的《再演》这首歌，就是被 MARETU 给 Cover 了的那首。我更喜欢原唱那般撕心裂肺的感觉，而不是土的 Cover 版。而且我相当喜欢《再演》这首歌的歌词，这些年间一直在尝试着以“再演”为题写故事。现在已经完成的《再演》，应该是我第四次尝试使用这个标题了吧。

在 2024.1.22，也即我结束这篇故事的那一天，与雪无缘的温州居然下起了大雪。与此同时，我坐在教室里，擦着冻僵的双手，颤抖着写下了剧院里燃起大火的场景。这还挺有意思的。

有关这个故事的评价，我曾在《交错之白》里借紫霏之口描述过：

《再演》讲的是言惜在扑克街的事变之后将近一年的消失里所发生的故事，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主角是紫陰花，同样因扑克街的事变流落至此的，不幸而又坚强的少女。故事的结局以一种魔幻的手法收尾：紫陰花真的化为天使飞入空中，只留下言惜在大火中茫然地落泪。

首先是《再演》这个标题，从故事当中能找到很多所谓的“再演”：《明日的革命》两次演出，言惜与紫陰花的日常的反复上演与被打破，悲剧的再演（言惜先前失去时幻，现在又失去紫陰花）（紫陰花一直以来遭到霸凌），以及结局天使所说“我们的故事还会再演”。最后这个有好几个解读方法：一是指她们两人的这种悲剧会在这个日落西山的世界里继续上演，二是指言殊与紫陰花两人之间的故事还会以多种方式再度上演：如先前读到的残余宇宙里的《时间之巅 4.0》，那里的言殊与紫陰花就与这里的她们两人不大相同；本篇结尾疑似又提及到《时间之巅 5.0》里此岸的时幻、言殊、紫陰花，虽然在《时间之巅 5.0》里并未提到过“此岸”的紫陰花，但希望那两人能在一切结束过后再用一种新的方式相识，再度上演言殊与紫陰花的故事。

其次是故事里提及的《明日的革命》。在《再演》的演出中，它描绘了一个美好的空想：或许世界将被唤醒迎来拯救，天使已死但天使依旧活着；但前提在于这世上真的有那名天使。在剧情中与之对应就是言惜与紫陰花后来经历的一系列悲剧事件：言惜为寻求正义而作的努

力不仅没有说服校方，反而引起了后来剧院发生火灾的惨案，这与《明日的革命》中所描述的美好未来背道而驰。紫陰花后来阻止言惜大概也是因为看懂了这一点：在这般夕阳西下的世界里所作的抗争最终都将以悲剧收场。

既然已经写到这里，那么不得不再写写有关紫陰花的事情。在言惜看来紫陰花是美好的象征，是坚强的象征，是天使的象征——而她未能够唤醒人们于是最终升入天空。而在我看来，紫陰花只是一个在逞强的孩子，而且她的程度要比言惜严重许多。言惜虽然失去了亲人，但她在小镇中的生活过得还算安稳，也没有太多烦恼；而紫陰花又要学习又要工作又遭受各种欺凌，孤身一人也不把自己的苦怨向言惜倾诉，只是一直在逞强着向言惜努力投以微笑，当作什么事也没有的样子。倘若言惜不曾与她相遇，或是言惜一直未能察觉出问题而主动向紫陰花伸出援手，那么紫陰花的结局大抵上就是因内心的崩溃而走上自杀这条路了。这是《时间之巔 4.0》中姐姐紫陽雨走上的老路，大概在这里可能也是一种“再演”吧。

紫陰花的逞强发生在前半段故事中，而被言惜救下后她却变得更加奇怪。前文提到，我认为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她看到的对世界的抗争的绝望——但这里有一个矛盾，言惜将她救出的这件事难度不应该给予她希望吗？我认为更加关键的在于：她从前逞强时有着最为微弱的希望，想着自己总有一天能出人头地；言惜救下她确实给了她希望，但那刚刚升起希望瞬间再次被现实碾碎，连同紫陰花原有的最初的那微弱的希望化为乌有。于是紫陰花从这时开始看破了真相，并落入了一种虚无主义中，后来毫无挣扎地被绑上十字架烧死——她是天使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的投影，这个世界没有她的容身之所。直到最后紫陰花都保持着那一份温柔，没有把这残酷的真相告诉言惜让她失去希望，而最后在《时间之巔 5.0》的故事中，我们也看到了言惜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了时幻的遗愿和她自己的幸福，将那最微小的希望化为了现实。

至于言惜则是一个令我比较熟悉的角色，作为言殊从《时间之巔 4.0》就开始活跃，在《时间之巔 5.0》中两个言殊都占有重要的戏份。虽然本篇《再演》最主要的还是写有关紫陰花的故事，但言惜在这里同样也是女主而有分析的必要。言惜原是个废宅般的人，因扑克街的事件而被迫流落他乡独自谋生，她从一开始就处于一个弱者地位，时幻的死将她彻底变了一个人。在与紫陰花的交往过程中，虽然言惜是“姐姐”但她总是把紫陰花逞强出来的假象放在自己之上去学习，殊不知实际上她比自己更加脆弱且更加痛苦；欺凌事件后，言惜出于她自己被逼的责任感与正义感挺身而出，导致两人地位相换，最后紫陰花之死将她再度拉回深渊。分析言惜时其实对于时幻的分析就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为言惜毕竟是时幻一手带大的孩子，两人性格有一部分相似之处；而作为他们相似之处的内在责任感在剧情推进中都起到了一定作用，而这一点将他们两人都引向了失败的结局，这更加印证了彼岸世界观与它的主题：日薄西山，“落日”的世界。

世界将被引向末日，虽然还远不可见，但他们正在逐渐崩坏。讲述这样的世界中人们并不直接与末日关联上的故事，大概与《末日时在做什么？有没有空？可以来拯救吗？》有着相同的手法。不直接写末日，而通过人们的一个个悲剧来展现末日，并给出“天使仿佛依旧存活”的最终希望，这算是彼岸的基调了。将希望寄托于此岸这个仍有未来的世界进行实现，那便是言惜的做法。

已经写了很多，接着再批评一下。故事的后半段行文混乱，有很多地方生硬或是硬凑字数；世界观角度上看没有给出彼岸堕落的原因或是相对的拯救方法，有一定程度的残缺；全文的写法风格不够统一，存在许多神秘与无意义内容，而详略在一定程度上也没能把控住。

虽然如此，《再演》仍算是一个好故事。

题外话是，上面提到了要给每个角色写外传，给言殊准备的外传，就是在正篇故事结束的三年后，言殊、言惜与此岸的紫陰花的重逢。这个故事在安排中相当有废萌剧本的味道，但毕竟我没写。

2024.10.13